



点点说：“我爸爸就是公司老总。”

杨杰说：“不，你爸是你爸，公司老总是公司老总。”

现在好了，他可以不分裂了，也不必让女儿跟着分裂了。回到自己是个多么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，不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问题。当然，字少了一个，原来签订的合同和许诺依然有效。

这两年他想清楚了，就两个词，往“简单”和“真诚”里过。花里胡哨的，能删掉的都删掉。这个难度很大。他有点钱，但没那么有钱，顶多算大老板里的小小老板。他所在的圈子也相应地不上不下，想往极品里高雅高不起来，没那个实力，把世界撒在一边自己玩，没那资格，但又想玩得好一点，隔三岔五能往上走两步，所以，整天就得上上下下地勾连，要疏导和交通，那就免不了一年到头在花里胡哨的事情里打滚，不管有多琐碎、无聊、附庸风雅、荒唐和恶心——这个圈子和阶层整体上就这水平和境界，一块儿玩，才能共进退，躲一边玩，那基本就死路一条——你不待见人，人也不待见你。可是杨杰有点玩

护卫进来禀报：“有一头稍大的海兽穿过水道，从船底窜去了。”舒莞屏弯腰收拾杯盏。

整个返程小棉玉只说了三两句话。舒莞屏认为，这一程是提调最后的陪伴了，心中酸楚交织，更有无尽的悲绝。随着挨近那座空旷、入冬前格外凄冷的大城池，舒莞屏觉得自己好似一头海兽，正在进入一面巨大的围网。前面出现了一群翻飞的黑鸟。“这是乌鸦吗？”他不知自语还是发问。

船在夜色中靠停码头。除了几个瘦长的黑影，没有其他人马。他们摸黑走了几丈远，拐过一片矮小的屋子，看到几辆车马。上车后，舒莞屏一颗心悬着，料定车子会驶向另一个方向，那是沙岗南面的一溜监房，他与“五微子”会面的地方。“原该如此。”他心中悄语。可是车子最终没有拐向那里，而是驶入一条十分熟悉的路径。疏林出现了，肥硕的海草屋出现了，又见长廊和点点灯火。他不信自己的眼睛。疏林中有黑衣青年，草顶上方有一片寒星。

小棉玉陪他走到廊门。“公子到了。好生歇息。”她言罢转身，快到舒莞屏不及道别。他凝神看她飘起的披风，站立许久。

他还在望向深不见底的夜色。身后有一个陌生的男子，一手扶着弯刀，一手拉开廊门：“大人，我是您的卫士。”

已是午夜。案上放了一个棕色食盒。一切如旧。腹中有一只饿兽，它大口吞食。吃到一半才感到一丝丝甜意，“是的，所有毒药都是这样的味道。”不敢吃完，最后细细品味黏腻的羹汤。他好像只有今夜才意识到，远在天边的沙堡岛才有这样奇怪的饮食。这里的大餐会出现红色金色交织的海蛇，会有肥得流油的大大鼠，还有无数淤泥中掘出的块根。据说古代土著就是吃着这样的食物长大，这些野人细长怪异，脱了衣服如同火炼蛇，穿上草裙就像凹眼猿，叫起来吱呀如笛。他们专等外地人走进陷阱，捉了就是美食。这是真正的食人番，其后人仍有这种嗜好，大鱼大肉皆不满足，总是盯住生人喊叫：“打个牙祭呀。”

腻了，应酬、场面、形式主义、百无聊赖的花花事，他当然都能干，干得也相当不错，但他越来越克服不了自己对虚假和意义的质疑。

在过去，他陪客户和别的老总去唱歌，包了场，有小姐来，每人抱了一个南腔北调地唱，即使只是鬼哭狼嚎，但内心里喜欢，投入，他觉得就好——多烂的事若能真诚投入，起码在敬业角度值得尊重；现在，他没法让自己真诚地进入里头，他就在外面对着，仿佛灵魂出窍，看着自己的肉身虚与委蛇，戴着面具在酒桌上、麻将馆里、KTV包厢中、夜总会的舞池边，跟一帮厌恶的家伙称兄道弟，把满脸的假笑送到对方面前，他一点都不喜欢，这个时候，他跟自己同时叫杨杰和杨杰出一样分裂。出了聚会的门，他就开始瞧不上自己：积极主动地“杨杰出”了。这些事真是非干不可吗？就没有另一种有意义的、行之有效的方式存在吗？一定是有，他在找，因为公司必须做下去，他的商业理想不能放弃。时至今日，他还在困惑中摸索，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花里胡哨的东西从生活中删掉，往简单里做，同时尽可能真诚。

公司在十六楼，出了电梯就听见众声喧哗，看见杨杰都不吭声了。

“别走，”他对要散去的员工说，“说完了再走。”

还是没人吭声。他示意一下平头。平头说：“大家在商量这玉蟾蜍还要不要继续放在门厅里。”

“大家的意思是？”
“放吧，吉利，但担心你不高兴，也不符合咱们‘返璞归真’的企业精神；不放吧，心里还是不踏实，风水这东西，同志们都觉得宁信其有、不信其无，而且，它毕竟跟着咱们四年了。”

“那就放，”杨杰说，“照大多数人的意思来。”

“那大伙儿还想让晓萱来给玉蟾蜍系一根红绸子。当初就是她系的。”
“没问题。”杨杰说，用手拍了拍

放在仿明雕花条几上的玉蟾蜍，它的脑袋和嘴里的钱串被很多人的手摸得温润发亮，“不过得等几天了。她和我一起回老家，这会儿正等着点点下课。”

小文说：“杨哥，大伙儿还想知道，抽屉里还要不要再放点吉祥的宝贝。”

“想放吗？”
一大半人举起手。
“那就放。今年是牛年，”杨杰说，“小文你让计划处的林总拟个简短的申请，给大伙儿每人做一个水晶奔牛，用上等好品。跟公司乔迁的红包一起发。咱们水晶也主财、避凶、辟邪嘛。”

所有人都欢呼。上等天然水晶雕刻的奔牛，就算只有火柴盒大小，市价也在四五千以上，是个不小的福利。

杨杰到办公桌前坐下，翻了过去一个月的日程安排，做完的事情后面都打了钩。这个月除了两宗大订单，最重要的事就是对那家台湾玻璃工艺企业的考察。那家企业细雕车间的雕刻机让他印象深刻。他们对传统的雕刻机做了更科学的改造，对研磨粉尘的控制及滴水的处理极为到位。即使所有雕刻机器同时工作，你也很难闻到呛人的粉尘味，水滴总能及时、迅速地随雕刻刀落到坯料上，粉尘都没机会扬起来。征得台方的同意，他让随行的工程部胡总将机器和操作过程详细地拍摄下来，从网上发回公司，让技术人员赶紧投入研究，尽快改良雕刻机器。

“要为雕刻师的健康负责，”他和技术人员通话，“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雕刻师也是。没雕刻师，水晶就是一块石头。”然后又给远在淮海的弟弟杨泽打了电话，他在那里负责水晶制品的生产线。杨杰嘱咐弟弟，天热了，一定要将车间里的空调等硬件设施配备齐全，四层活性炭口罩的质量必须过关，雕刻师的体检工作也要做好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110）



舒莞屏爬向卧榻。过了今夜，余生皆是苟活。自己的生带来了更多的死，这真是弥天大罪。他宁可死去也不愿看到这样的场景：一个鼻子尖尖、头发稀疏的人来到这里，波澜不惊地宣布某个消息。那是心惊肉跳的时刻。为了躲避这个阴森森的时光，他甚至不想等到黎明。此刻，他觉得令人愧疚和巨痛的是两个人：自缢的奶娘和遭到凌迟的革命党人。一个让他想到落空的誓言，一个使他见证了无耻的苟活。

一切比自己预料的快了许多，比死亡还要恐怖的时光真的到了。他仰躺着，不知不觉进入凌晨，忘记了这是另一个人最愉悦最亢奋的时段。啊，廊门被敲响了，一个恍若隔世的人出现了。瘦削青年说：

“冷大人等您聊天呢，让我过来请您。”

“啊，我即刻过去！”
舒莞屏在屋里徘徊，头脑高速运转。没有什么猝不及防，只是有点怪异。他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。这么快，说明那个人比自己还要急。他去镜前看额上的伤：“这是棘丛留下的印迹。”这句回答令自己稍稍满意。“公子走开这几天大增见识，你也许站在地狱门口望了几眼吧！”这会是那个深不可测的、阴郁的声音。对方说得太好了。他将如何应对？啊，他要如实回道：“是的，大人。我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炼火，地狱之火。”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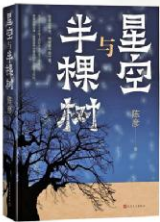
舒莞屏走近鏤钿屏风，听到了美好的若有还无的仙乐。这使他一怔，停下脚步。“公子请进。别站在黑影里。”

屏风后面传来熟悉的声音。烛光下，案上有一个澄黄的物器在微微颤动，哦，是它在鸣唱。呀，这是一台精美至极的八音盒。舒莞屏被它的形制和鸣奏吸引了。屏风后面的人走出，仰脸看过来，露出一排短牙，很愉快的样子。“冷大人”三个字哽在了咽部，没有吐出。冷霖渡一笑，示意他坐下。瘦削青年端来托盘，是比往日更加丰盛的饮品：咖啡和茶点、两杯浅绿色的洋酒。混合的特异香气让人遗忘，又唤醒记忆，好像正将逝去的午夜和凌晨无缝衔接。

冷大人起身关掉了那架八音盒，搓搓手，玩味的目光看着他，最后停留在额头伤处。“赶路的辛苦我是知道的，不过那是年轻时候的事了。哦，像你一般大的年纪，我经常像一只兔子一样奔跑。”冷大人端起那杯洋酒，又送他一杯。好甜，不过有一种杏仁味儿，微苦留在舌尖。“为何奔跑？为山那边的传说，为青春之火，为爱和恨，为两腿之间的蛋！”冷霖渡说着站起：“请原谅我的粗鲁，不过公子知道，有时非大俗而不能尽言。我那些年代确实如此。好在这一路走来，总算找到了一个终点。”冷霖渡一口饮下杯中酒：“我是说，我遇到了大公。她使我结束了追逐和漂泊。永远感激大公，她是茫茫黑夜中的一束光。原来前半生的所有焦苦、悲伤、大难和哀愁，莫不是为了这一天。”

舒莞屏听得真切，却仍旧茫然。冷霖渡那个小巧的鹰钩鼻又变得沉沉下垂，凝聚了无比的忧愁：“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明白，公子既然走到了大公身边，遇到了这束光，为何还要当一只兔子，无所谓且危险地穿山越岭，甘冒被猎手一枪毙命的风险？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星空与半裸树

（连载64）

○陈彦



他终于听不下去了：“应老师，应教授，应院长，应总！”这几个称呼大家都是轮换着叫的，他也不知姓应的更爱听哪一个，就把几个都叫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恕我不懂旅游文化，更没有搞过解说词。可北斗镇我从小在这儿长大，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还是略知一二的。尤其是这七座山，的确酷似北斗七星的布局，很像是人间对天空大熊座尾部的高级仿真再造。啥传说都有，几乎每个上了年岁的老人，肚子里都有一堆故事。我个人是不同意见亮的。把它们点亮了，天空真正的北斗七星就看不见了，故事大概从此也就终结了。过去那些老故事，都是人们看着天上觉得好，才想象着地上的。天上的没了，地上的自然也会消失。咱们今天不说这个。既然要点亮，我觉得就要出点水平来，神话传说当然得有，可也应该把天文地理知识结合上吧！要不然，淘这大的神，还不如请几个老汉老婆坐在山脚下，用打渔敲鼓子、唱花鼓的方式讲得更精彩些。”

大家都不说话了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看他，然后又看看应教授，再看看投影上似乎像狮子又像河马，也像野猪还像大象的山势构图，等着应总发话。

应总揭开茶缸盖，吹了吹上面好像啥都没有也早已不发烫的水面，润了润喉咙说：“看来你们北斗镇在经济发展、追赶超越上，思想并不统一呀！”

这话分量可一点都不轻。在行政机关干了这么多年，安北斗还是能听出弦外之音的。他笑笑说：“看来应老师也不是单纯研究旅游文化的专家呀！我只想请教旅游文化方面的问题。比如你们现在正研究的这座山，象征天权星，民间也叫文曲星，看似较暗弱，其实它比太阳的质量和半径都要大很多，只是离我们太远而已。这座山既不像狮子，也不像野猪，更不像河马、大象，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太过用力意义不大。山上曾经出过一个唱花鼓戏的老汉，县文化馆请去录音，三个半月把肚子里的戏文都没录完，结果唱得有点激动，突然心肌梗死，去世了。老汉一字不识，一只眼睛还瞎着，可把前朝后代的历史故事能唱得清清楚楚如水。光唱本就整理了一尺多厚，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荷马呀！除了介绍这颗天权星的科学发现与定位外，把这个老汉的故事发掘一下，可能比到底像狮子还是野猪更有意义。还有你们对阳山冠，就是天枢星的文化内涵发掘，我尤其不敢苟同。这是一颗质量为太阳四点八倍的巨大恒星，离我们有一百二十多光年远，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呀！你们怎么……老要朝阳具上想呢？是的，远看是有那么点像，可它也像麦秸垛、蘑菇云、原子弹爆炸、龙卷风……还可以更进一步向深空想象：太阳风暴、木卫一上的火山、土卫六上的冰

火山……值得想象的东西多了，七星山完全可以搞成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天文学博物馆呀，为什么老要朝生殖器上联系呢？这座山像阳具，那座山像会阴。现在但凡长得挺拔一点的山势，或者哪儿有个山洞，就都朝那方面开发、引申。那就是想象力、创造力、艺术性？我尤其不同意你们对那张‘石床’的所谓文化内涵发掘，那就是北斗镇的丑闻。天宫确实有个‘天床’，由六颗星组成，在小熊和天龙座，与北斗七星的大熊座也算比邻，但我们古人想象的不是你们那个意思呀！你们把‘天床’搞成了仙女下凡与阳具山猛男的野合，甚至把七座山都搞成了他们的女儿，又跟七仙女扯到一起，恕我不恭，这解说词恐怕得全部推倒重来！”

会议室突然像引爆了一枚炸弹，嘭的一下，所有人都头晕目眩、脚底悬空，全炸趴下了。

过了许久，应教授应院长应总倒是先清醒过来，把笔记本电脑啪地一合，夹起来就走。他边走边宣布：“散会！”踢里唧唧，一总七八个人，全都收拾起家伙，离开了会场。安北斗还没咋反应过来，不就是发了个言嘛！南归雁派自己代表镇政府来，说的就是让自己把关呀！这又是阳具又是会阴又是“天床野合”的，解说出来对北斗镇形象有好处吗？关键是七星山旅游解说词撰写组里，竟然没一个懂天文的，大多是影视编剧、新闻主持、商业营销方面的在校生，这不开玩笑吗？他也气得噔地站起来，把挡在面前的一把椅子狠狠踢了一脚，摔门而去。

他回到房里，正翻看那一堆天文地理杂志和书籍，南归雁就敲门进来了，端直问他咋回事。

他没好气地说：“镇上就找了这样一帮货来搞解说词？”

“咋了？不就是不满意，才让你介入修改嘛！”

“那是修改的事吗？那是整个思路都不对，需要全盘推倒重来的问题。”

“北斗，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他们定稿后，还要立即培训导游小姐，必须背诵。总不能拿着稿子给游客念吧？”

“解说词是一种文化，只要解说就会传播开。你是北斗镇书记，你愿意让人把镇政府所在地的靠山，说成是一个阳具？镇政府是靠在阳具上的？把前几年发生的丑闻，‘穿越’成什么唐朝一个‘猛男石匠’，勤劳勇敢、力大如牛，因做梦得到天仙女暗示：若能打造一张面对星月的石床，日夜可遥望天庭父母，她便自愿‘冲破仙规’，下凡与他‘结为丝萝’。石匠由此挥锤奋力，日夜开凿，石床终于打成，天仙也如期而至，由此制造了‘风流千古’的‘石床风月’佳话。我想问问南书记，这个‘名胜’解说，我从哪里改起？我们到底想给人传播一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？”

（未完待续）